

第二轮修改说明

回应审稿专家 1 建议：

建议论文题目还需进一步简化。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您提出的修改意见。已将论文题目简化为“**依赖或分离：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关系**”。

第一轮修改说明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和编辑部老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作者已按照意见和建议进行了逐条修改和完善，修改部分在正文中已用**红色**标注。具体修改说明如下：

回应审稿专家 1 建议：

国内关于内群体偏爱已有多篇综述，但本论文将其与外群体贬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介绍，有一定的新意。论文条理清晰，文字简洁流畅。论文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1、文中“证伪操纵”屡次出现，而且在摘要中也提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否可以提供一下这个名词的英文对照和简单介绍：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您提出的修改意见。原文的“证伪操纵”是我们从“策略操纵 (strategic manipulation)”的意义所推论的一个表述，的确不好下明确的定义。为了规范和准确，我们在新的修改稿中统一使用“策略操纵”。在首次出现时，对“策略操纵”进行了介绍。修改如下：

研究发现采用策略操纵 (**strategic manipulation**) 可以消除或逆转 IRAP 效应的方向。策略操纵是在实验中给被试一个“伪造”自己态度的指令或者一个可行的反应策略 (在相应 block 进行不同程度快或慢反应的指令)，结果表明能否消除或逆转 IRAP 效应与指令的反应程度有关。

2、参考文献，特别是倒数第 3、4 个文献，似乎有误。

修改说明：十分感谢您的修改意见。我们已经对参考文献进行全面检查和修正。参考文献修改如下：

Bilancini, E., Boncinelli, L., Capraro, V., Celadin, T., & Paolo, R. D. (2020). "Do the right thing" for whom? an experiment on ingroup favouritism, group assorting and moral suasio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15(2), 182-192. doi: 10.2139/ssrn.3486398

Branscombe, N. R., & Wann, D. L. (1994). Collective self-esteem consequences of outgroup derogation when a valued social identity is on trial.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4(6), 641-657.

Brewer, M. B. (2017).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 Ingroup love or outgroup hate? In C. Sibley & F. Barlow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pp. 90-11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e, B. G., Dahl, D. W., & Zhu, R. J. (2017). "Our" brand's failure leads to "their" product derog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7(4), 466–472.
- Cosmides, L., Tooby, J., & Kurzban, R. (2003). Perceptions of ra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4), 173–179.
- Dreu, C., Balliet, D., & Halevy, N. (2014). Parochial cooperation in humans: forms and functions of self-sacrifice in intergroup conflict. *Advances in Motivation Science*, 1, 1–47.
- De Dreu, C. K. W., Greer, L. L., Handgraaf, M. J. J., Shalvi, S., Van Kleef, G. A., Baas, M., Ten Velden, F. S., Van Dijk, E., & Feith, S. W. W. (2010). The neuropeptide oxytocin regulates parochial altruism in intergroup conflict among humans. *Science*, 328(5984), 1408–1411.
- Delton, A. W., & Krasnow, M. M. (2017). The psychology of deterrence explains why group membership matters for third-party punishment.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8(6), 734–743.
- Golec de Zavala, A., Federico, C. M., Sedikides, C., Guerra, R., Lantos, D., Mroziński, B., Cypriańska M., & Baran, T. (2019). Low self-esteem predicts out-group derogation via collective narcissism, but this relationship is obscured by in-group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9(3), 741–764.
- Grigoryan, L., Cohrs, J. C., Boehnke, K., van de Vijver, F. (A. J. R.), & Easterbrook, M. J. (2020). Multiple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ias: Examining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ree theories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Online ahead of pri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342>
- Stephan, W. G., Boniecki, K. A., Ybarra, O., Bettencourt, A., Ervin, K. S., Jackson, L. A., McNatt, P. S., & Renfro, C. L. (2002). The role of threats in the racial attitudes of Blacks and Whit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9), 1242–1254.
- Van Bavel, J. J., & Cunningham, W. A. (2012). A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to person memory: Group membership,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role shape attention and memor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12), 1566–1578.

回应审稿专家 2 的建议：

《“依赖”还是“分离”？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关系及影响因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实质及两者关系的模糊性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并进一步的提出群际威胁、群体认同和动机意图是两者关系的边界条件以及未来展望，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但在行文思路和逻辑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1、作者较少谈及本文的理论意义，且较为空泛；缺乏关于以往边界条件探讨的论述，无法用“关于二者的边界条件却很少涉及”，一句概括之，以至于难以明确本文的创新之处。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您的修改意见，原文的表述不够严谨。我们对本文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发现“边界条件”的表述尚不够准确，为此我们将“边界条件”修改为“影响因素”，进一步归纳与分析了个体与情境两方面的因素；并对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二者关系进行

了分析概括，补充了相应内容，对本文的创新之处也进行了修改。具体的修改内容为：

第一，对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实质及两者关系的模糊性进行了梳理。

第二，对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两种关系（依赖和分离）**的相关研究证据进行归纳，并揭示了两种关系的本质。依赖关系的本质可能是为了提升自尊和维持优势；分离关系中**无外群体贬损的内群体偏爱，即分离的内群体偏爱，没有涉及到对外群体成员的不公正，无内群体偏爱的外群体贬损可能发生在经历过社会孤立或在内群体和外群体中都有负性经历的人。**

第三，从**群体成员的心理需求和群际互动的情境因素**两个角度出发，结合前人研究，提出影响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关系的**影响因素：群体认同、动机意图、群际威胁和资源竞争。**

2、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贬损的“分离”的相关文献较少，并且更多的文献是通过**对儿童研究**得到的，两者分离的稳定性和普适性还需作者进一步考察和论述。

修改说明：十分感谢您的修改意见。我们进一步查阅补充了关于成年人被试的研究文献，对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分离”进行了考察和论述，添加进最新的修改稿中。具体的修改内容为：

其他研究发现，在人为操纵区分的群体中，仅仅是给两组人贴上不同的字母标签，就可以发现内群体偏爱，但是没有观察到外群体贬损现象（Abbink & Harris, 2019）。**在政治、种族和宗教领域冲突中的敌对群体倾向于将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攻击行为归因于内群体偏爱而不是外群体贬损，而他们对于来自外群体成员的攻击行为则更多地归因于外群体对内群体的敌意(Kaiser, Eccleston, & Hagiwara, 2008 ; Waytz, Young, & Ginges, 2014)。此外，研究者指出，遗传的(Lewis & Bates, 2014)、神经的(Baumgartner et al., 2014)和发育的(Buttelman & Böhm, 2014)内群体偏爱的表现和意义，与外群体贬损的表现与意义也不同。**

在内隐研究中，研究者使用内隐关系评估测验（the Implicit Relational Assessment Procedure, IRAP）研究不同教派的群体关系，结果发现被试面对内群体和积极形容词的组合会更快的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并没有对外群体和消极形容词的组合有显著表现（Hughes et al., 2017），这从内隐层面支持了在没有外群体贬损的情况下表现出内群体偏爱的观点。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发现 Brewer（2017）提出的 I 型和 II 型的群际偏见，即纯粹的内群体偏爱和存粹的外群体贬损，从数据分析的角度将二者区分开（Hamley et al., 2019）。

3、提出边界条件的理由、依据和逻辑不清晰，缺乏对不同结果的研究范式进行展开分析从而提出可能的边界条件，目前的逻辑较为割裂和突兀。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我们对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边界条件进行了再次分析和进一步思考梳理，发现“边界条件”的表述尚不够准确，为此我们将“边界条件”修改为“影响因素”，进一步归纳与分析了个体与情境两方面的因素。具体的修改内容为：

可以看出，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贬损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相对模糊性，两者之间相互“依赖”与“分离”会受到一系列重要心理因素的影响。概括而言，群体成员的群体认同和动机意图等心理需要状态和群际互动时的群际威胁和资源竞争等情境因素，是影响两者“依赖”还是“分离”关系的两类重要因素。社会认同理论和有界广义互惠理论对内群体偏爱的成员心理需要等心理机制有较好的阐释，而现实冲突理论和整合威胁理论对外群体贬损的情境心理机制也可以解释。

4、在展开论述边界条件的部分中，三个边界条件之间的内在逻辑不清楚，尤其是群体认同、群体威胁与动机意图的关系。群体认同与群体威胁的逻辑也较为混乱，如应在群际威胁部分阐述没有群体威胁时的证据，却混淆在群体认同的论述部分，以至于难以明晰两者的作用机制。建议借助图表，论述三者的关系；并且加强其理论基础的深度。

修改说明：十分感谢您的修改意见。您的评价非常中肯，原来的“边界条件”及逻辑不清晰。为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后，放弃了“影响因素”的说法，归纳了群体认同、动机意图、群体威胁和资源竞争四个方面的两类影响因素。具体说明同上一条意见3。修改内容较多，请看红色部分。

4 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贬损“依赖”与“分离”的影响因素

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贬损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相对模糊性，两者之间相互“依赖”与“分离”会受到一系列重要心理因素的影响。概括而言，群体成员的群体认同和动机意图等心理需要状态和群际互动时的群际威胁和资源竞争等情境因素，是影响两者“依赖”还是“分离”关系的两类重要因素。社会认同理论和有界广义互惠理论对内群体偏爱的成员心理需要等心理机制有较好的阐释，而现实冲突理论和整合威胁理论对外群体贬损的情境心理机制也可以解释。

4.1 群体成员的心理需求

4.1.1 群体认同

群体认同的不同程度影响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关系。仅仅是基于轻微的群体认同而不涉及其他影响因素时，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就可能分离，个体只表现出内群体偏爱。社会认同理论表明个体对自己所在群体的认同，会给予内群体更多积极态度和有利资源，这不以损害外群体为前提。研究发现，使用最简群体范式，将被试简单地标记为A组和B组，只观察到不包含外群体贬损的内群体偏爱（Abbink & Harris, 2019）。此外，研究发现，当儿童没有感觉到外群体的威胁，仅仅是对群体内成员轻微的认同感，在儿童的帮助行为和群体认同的研究中，也观察到与外群体贬损分离的内群体偏爱（Gonzalez-Gadea et al., 2020）。Brewer（1999, 2007）认为，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贬损没有内在联系，但群体利益两极分化，并使群体认同突显出来后，会增加二者之间的联系。

4.1.2 动机意图

外群体贬损和内群体偏爱的动机意图是不同的。内群体偏爱的动机意图是帮助内群体成

员，与群体成员的亲密度和重要性有关（Abbink & Harris, 2019），但与对外群体的消极情绪无关（Brewer, 2017）。对内群体的偏好并不一定产生外群体贬损，研究发现，赛前与组内成员的沟通增加了群体内合作，但不影响群体间竞争，这表明参与者的动机意图是帮助内群体成员，而不是伤害外群体成员（Halevy et al. 2008）。亲社会倾向的个体会为了内群体成员的利益而牺牲自我，但不会通过危害外群体成员来维护内部利益（De Dreu et al., 2010）。使用最大化差异群际囚徒困境（Intergroup Prisoner's Dilemma Maximizing-Difference, IPD-MD）探讨基于偏见的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被试强烈倾向于进行合作以最大化他们的绝对群体收益，而不是为了最大化相对收益而与外部群体竞争（Halevy et al., 2012）。

外群体贬损则受自我与外群体成员之间的距离所驱动（Abbink & Harris, 2019）。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同时出现可能是由在优势群体中基于群体主导地位的意图所推动，当个体属于优势群体，并致力于维持现有的等级制度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Hamley et al., 2019）。此外，外群体贬损侧重于对外群体的消极评价，而不包含对内群体的积极评价。因此，外群体贬损的动机可能是伤害外群体的。

4.2 群体互动的情境因素

4.2.1 群际威胁

根据整合威胁理论，象征性威胁会触发外群体贬损，增加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之间联系的一个主要情境条件是群际威胁（Stephan et al., 2002）。当外群体引发内群体成员的象征性威胁时，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贬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Abbink & Harris, 2019; Brewer, 1999）。研究发现，当关于内群体品牌的负面信息来自外群体时会导致内群体的威胁感并引发消费者贬低外群体的产品（Chae, Dahl, & Zhu, 2017）。毛利人在新西兰社会中因为种族主义受到持续的不公正，这意味着毛利人必须抗议不平等待遇，团结起来确保毛利语言和文化的生存和延续（Houkamau et al., 2017; Sibley & Osborne, 2016）。因此，当毛利人受到这种群体威胁，表现出强烈的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Hamley et al., 2019）。有实验研究表明，白人男性倾向于认为黑人男性是具有威胁性的外群体，在控制了黑人男性的上肢力量后，这种外群体威胁倾向仍然存在（Wilson et al., 2017）。

群体威胁和个体的群体认同会共同作用，导致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产生关联。鉴于社会认同发展理论（social identity development theory），群体威胁对外群体偏见的态度和行为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Nesdale, 2007），因此群体威胁和群体认同并存可能预测出现内群体偏爱时同时出现外群体贬损。

4.2.2 资源竞争

现实群体冲突理论则认为群体间的竞争、群体冲突等会由于对资源的竞争而导致更多的群际间的敌意（Esses et al., 2005），进而导致外群体贬损（Abbink & Harris, 2019）。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内群体资源被剥夺的越多，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偏见（Dambrun et al., 2006）。研究表明，在使用资源分配矩阵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行为都不符合理性经济模型，而选择最大化内群体相对收益的选项（Brewer & Silver, 1978）。此外，

在有限资源的竞争情境中，人们更多使用抽象的积极语言来描述内群体成员的资源分配，用更具体的消极语言对外群体成员的相同分配行为进行描述。换言之，群际资源竞争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语言，通过语言，人们可以更容易地传达“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信息 (Moscatelli & Rubini, 2011)。

5、展望部分与论文核心联系不紧密，作者挖掘深度不足，如，作者谈及“未来研究可以进行最简群体和自然群体的比较。一些研究发现，在自然群体中会同时发生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的现象，而最简群体中只能观察到不含外群体贬损的内群体偏爱 (Abbink & Harris, 2019)，出现这种矛盾情况的背后心理机制和两类群体的比较还需进一步探究。”，事实上，前文表达了“最简群体范式可能因缺乏威胁信息，从而表现出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贬损的分离”。因此，作者展望未来比较不同范式之间的差异有必要，但更因看到不同研究范式所导致的结果差异可能与群际威胁等边界条件有关。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提出的修改意见。按照评审专家的建议，我们对展望部分进行了最新修改，特别增加了关于边界条件的相关变量的研究建议，具体的修改内容为：

5 评价与展望

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作为群际偏见产生的重要心理机制，有大量的相关心理学研究成果。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之间是相互“依赖”还是“分离”的关系，尚存在争论。以往的相关研究，更多地探讨了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及其心理机制，关于二者关系的影响因素却很少涉及。群体认同、动机意图、群际威胁和资源竞争似乎能区分个体是否发生内群体偏爱或外群体贬损，但是相关实验证据还需丰富。重要的是，是否还有其他影响因素是我们未来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未来研究可以从实证方面出发，更精准的找到群体认同、动机意图、群际威胁和资源竞争在预测外群体贬损和内群体偏爱的关系上的作用。例如研究表明，个体产生轻微群体认同只表现无外群体贬损的内群体偏爱，当这种群体认同凸显才会表现出外群体贬损；外群体贬损和内群体偏爱的动机意图不同；当个体感知到群际威胁或资源竞争时，会同时表现出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后续研究或许通过操纵群体认同程度来验证上述实验结论，也可以设计不同的实验情境（如群体认同、群体认同+群体威胁、群体认同+资源竞争等）探讨这些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

其次，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之间是“依赖”还是“分离”的关系，受到个体与环境因素及其共同作用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发挥影响的边界条件还不明确，也缺乏实证研究，是今后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如群体之间是处于竞争还是合作的情境、内外群体成员的规模、群体是主动形成还是被动分类形成、群体行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内外群体成员的身份穿透性、重叠性和交叉性等，都会调节或中介群体成员的内群体偏爱或外群体贬损。这些变量的实验研究有可能解释两者关系的边界或转换条件。

再次，从研究方法来看，后续研究可以采用多样社会认知方法（如 IRAP）和策略操纵

结合的实验方法。在群体偏见的内隐研究中，使用内隐关系评估测验得出的结果支持了内群体偏爱不依赖外群体贬损的观点，但是使用内隐联想测验和 GO/NO-GO 任务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一种解释认为，也许被试对他们的 IRAP 成绩施加了控制，而他们在 IAT 实验或 GNAT 实验上都达不到这种控制。研究发现采用策略操纵 (strategic manipulation) 可以消除或者逆转 IRAP 效应的方向。通过策略操纵组和控制组的对比，给予策略操纵组一个“伪造”自己态度的指令或者一个可行的反应策略 (在相应 block 反应快或者慢的指令)，结果发现成功消除或逆转 IRAP 效应需要指令的级别。也就是说，被试可能在导致他们表现出偏见的试验类型 (例如，外群体和消极形容词的组合) 上控制自己的表现。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未来使用 IRAP 实验进行研究可以和策略操纵 (Hughes et al., 2016; Drake et al., 2016) 结合得到更真实的结果，这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最后，偏好和贬损行为很可能与环境有关，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可能存在个体间差异和跨文化差异等。某一研究的结论是否也适用于其他的社会划分，如国籍、种族、宗教、阶级或地理位置，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此外，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生态性 (Grueter et al., 2020)，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进一步检验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效应的存在，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6、观点表述及引用不规范，如 3.2 部分谈及“纯粹内群体偏爱本质是个体只考虑群体认同但没有涉及群体间的竞争、冲突和不公平而导致的群际威胁。”这是作者的观点还是其他学者的观点，依据是什么？具体的修改内容为：

修改说明：十分感谢您的修改意见。我们已经对不规范的观点表述和引用进行了修改。

内群体偏爱是将有利待遇、态度或热情只分配给内群体成员 (Brewer, 1979 ; Tajfel et al., 1971)。然而，内群体偏爱也可以由外群体贬损来驱动，此时，外群体相对于内群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Brewer, 1999)。而 Brewer (2017) 提出的无外群体贬损的内群体偏爱，即分离的内群体偏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涉及到对外群体成员的不公正。人们对外部群体的看法存在异质性，外群体可分为两类群体：竞争性的和非竞争性的。个体对外群体的歧视和敌意往往取决于外群体的类型。换言之，竞争性的外群体对内群体成员构成威胁时，表明外群体贬损和内群体偏爱相联系，但如简单的人为分组等非竞争性的群体确实只存在纯粹的内群体偏爱 (Gonzalez-Gadea et al., 2020)。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微小差异，也会影响到外群体相对于内群体的劣势程度。比如，虽然一些人对外群体给予积极对待，但是对内群体给予更加积极的对待。

7、细节问题，本文有较多病句和表述不清之处，请作者通读全文修正。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您的修改意见。我们对全文进行了多次检查，对语言表达已经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此外，考虑“内群体偏爱”在国内心理学界有更多的使用，“偏爱”与“贬损”的对应性更好，我们统一将“内群体偏好”修改为“内群体偏爱”。相应地，我们对中

英文摘要进行了调整和修改，并对英文摘要进行了润色。